



梵文音譯名相的導覽解說

以三歸依文爲例

■ 張文玲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許多佛教文物，不論是漢譯佛典或藏文龍藏經，及佛教繪畫，雖然並非製作於印度，但若能夠對印度佛教的發展，特別是文物上梵文音譯的名相（專有名詞）有基本的認識，導覽時予以解說、誦唱，將有畫龍點睛之效，並令觀眾耳目一新。有鑑於此，本文擬以每函龍藏經的護板和經板上都有的「三歸依文」（亦作「三皈依文」），即「歸依三寶禮敬文」爲例，參酌比對相關的巴利文與漢譯佛典，試說其意，以爲導覽之參考。



圖1-1 本院2016年「俺嘛呢叭咪吽——院藏藏傳佛教文物」特展陳列實況 作者攝



圖1-2 本院2018年「院藏善本古籍選粹」龍藏經陳列現況 作者攝



圖2 清 康熙 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 經板與經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龍藏經上經板的「三歸依文」

院藏康熙朝藏文龍藏經是熱門展件（圖1-1、1-2），展示龍藏經的展櫃前，常常看到旅行團導遊對觀眾駐足解說。由於護板和經板裝飾華麗，製作精美，因此是龍藏經的重點展示部分，也是介紹龍藏經時須詳加解釋之處。佛經的製作，除了莊嚴佛堂，累積福德外，主要

的功能便是作為閱讀唸誦之用。導覽龍藏經時，若能將展件上的梵文名相經句，解說其義又加唱誦，除了讓觀眾感受梵音之美外，也更能領略經典的意涵。

龍藏經的裝帙是由兩部分組成，即書寫經文的紙張經葉（圖2）以及保護、網紮經葉的護板、經板、被袱、網經繩等配件。（圖3）每函



圖3 〈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護板、經板、被狀、網經繩等配件。

龍藏經都有上下兩塊護板及經板，在兩塊紅色護板之底面均雕有五行描金轉寫梵文的藏文音譯，其起首便是歸依三寶禮敬文：「南無佛陀耶、南無達磨耶、南無僧伽耶」。(圖4)

另外，依整個經函裝幀的次序，上護板的下方是由磁青紙黏裱木板而成的上經板，經板表面以泥金繪有三番蓮蓮座，其上各畫一「朗久旺丹」圖案。(圖5-1、5-2)內面由上至下依序覆蓋黃、紅、綠、藍、白五層彩色經簾(遮幔)(圖6)，掀開經簾之後，一排銅胎鑲金雕成珠幔的半滿瓔珞出現在眼前，瓔珞下方浮雕三行金字，首行為蘭札體梵文，其音譯轉寫為：namo buddhāya / namo dharmāya / namo saṃghāya 音譯作「南無佛陀耶、南無達磨耶、南無僧伽耶」，意即「禮敬佛、禮敬法、禮敬僧」。次

行為轉寫該行梵文的藏文音譯，第三行為藏文「禮敬三寶」(Dkon-mchog gsum-la phyag-vtshal-lo)，整個意思是禮敬佛、法、僧三寶。

(圖7)在一百零八函的龍藏經，每函的上下護板及經板反覆出現三歸依文共計三次，可見「禮敬三寶」的重要性。

其作用應是在讀經之前，先唱誦此禮敬三寶的歸依文，收攝心念，虔誠禮讚佛法僧三寶後，接著再讀誦經文。這種冠於經首的三歸依文，除了龍藏經外，也出現在漢譯佛典中，如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所譯之《大智度論》，其卷首開端便冠有禮敬三寶的偈句：「稽首智度無等佛」、「稽首佛所尊重法」及「稽首真淨大德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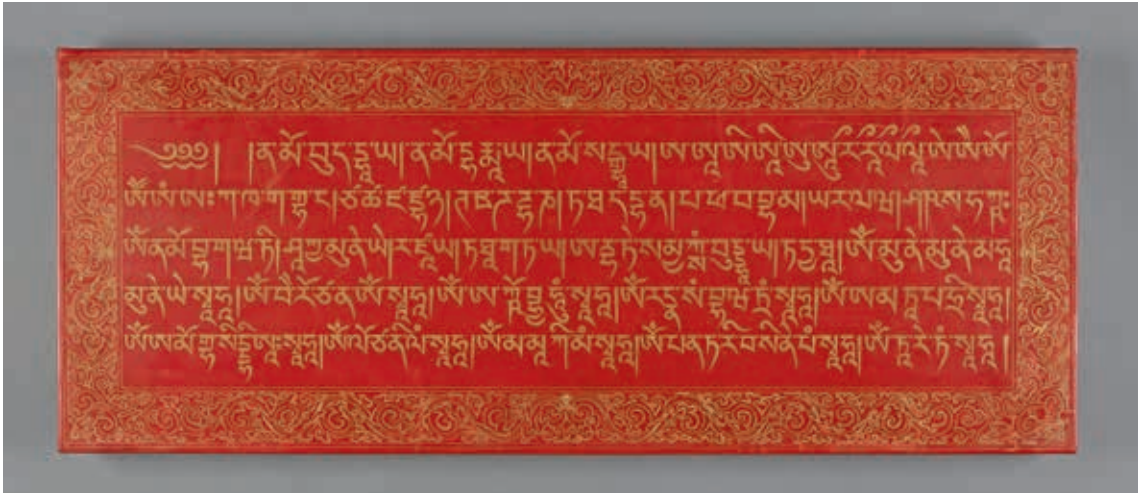


圖4 〈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紅色護板底面雕有五行描金的轉寫梵文之藏文音譯



圖5-1 〈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上經板正面



圖5-2 〈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經板置於經頁上



圖6 〈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五色經籙

梵文「三歸依文」的意涵

佛、法、僧為佛教三寶，古代印度佛教徒對三寶的禮敬，被清晰地刻畫在作為憶念與禮敬佛陀的佛塔，其四周的浮雕上。古代印度佛教藝術所創造出代表三寶的標誌，以及禮敬佛陀與佛法的浮雕，至今依舊屹立於印度中部 Madhya Pradesh 省的桑起一號佛塔（Sāñci Stūpa I）的浮雕上。（圖8）桑起一號佛塔最早為西元前三世紀孔雀（Maurya）王朝阿育王（約 273-232 BC）所建，到了約西元前二世紀的 Śuṅga 王朝（約 185-73 BC）時，原先之覆鉢形塔身被擴大了近兩倍之大。在佛像被創造出來之前，埋葬佛陀舍利的塔，便象徵佛陀，興建及擴大佛塔，表徵了對佛陀的禮敬與懷念。到了西元前一世紀的 Sātavāhana 王朝（約西元前一世紀至西元二世紀）時，增建了雕製精美，朝向四個方位的四個石造牌坊式的門（Torana）。¹ 圖9所示即佛塔北門樑上代表三寶的標誌（Tiratna）；² 塔的西門右側石柱，其中間與下段的浮雕紋飾



圖7 〈內府泥金寫本藏文龍藏經〉上經板內面歸依三寶禮敬文



圖10 桑起一號佛塔西門右側石柱上以菩提樹與臺座象徵佛陀的石雕
作者攝於1998年春

上，刻有以菩提樹與臺座象徵佛陀的石雕，前方多人合十禮敬（圖10）；而南門石柱上方浮雕，中央為一個輪立於石柱之上，兩旁眾人合十禮拜以輪為象徵的佛法。（圖11）桑起一號佛塔的遺存，真實記錄了古代印度佛教徒禮敬三寶的虔誠之態。

以下試析每函龍藏經反覆出現的梵文三歸依文「*namo buddhāya namo dharmāya namo saṃghāya*」的文法，並說明其意涵。梵文 *namo*，其字根為「*nam*」，有鞠躬之意。此字之原形為 *namas*，即「鞠躬、禮敬」之意。因名詞 *namas* 必須連接間接受格（*dative*），故接 *budhha* 之間接受格 *buddhāya*（即將 *budhha* 之字尾 *a* 改成 *āya* 而為 *buddhāya*）。當 *namas* 後接以有聲子音為首之字時（如 *buddhāya* 和



圖8 位於印度中部Madhya Pradesh的桑起一號佛塔（Sāñci Stūpa I）
作者攝於1998年



圖9 桑起一號佛塔北門石樑（上圖）上代表三寶的標誌（下圖）
作者攝於1998年

dharmāya，此二字的字首 *b*、*dh* 都是有聲子音），由於梵文的連音規則，*namas* 字尾的 *as* 音轉為 *o*，而變為 *namo*。漢文佛典音譯 *namo* 作「南無」，*namo buddhāya* 譯作「南無佛」，意即「禮敬佛陀」、「向佛頂禮」，進而引申為歸依佛



圖11 桑起一號佛塔南門石柱上方浮雕，眾人合十禮拜以輪來象徵的佛法。作者攝於1998年



圖12 印度鹿野苑考古博物館所藏，笈多王朝佛初轉法輪石雕塑像。作者攝於2004年

陀了。其後之句 *namo dharmāya*（南無達磨耶）之文法同前所述，意為「禮敬法」，引申為「歸依法」。而第三句的 *namo saṃghāya*（南無僧伽耶），若依據一般的梵文文法規則，其正確的梵文轉寫應該是「*namaḥ saṃghāya*」而不是「*namo saṃghāya*」，因為 *saṃghāya* 的字首 *s* 不是有聲子音，而是無聲子音，故連接 *saṃghāya* 的 *namas*，其字尾的 *as* 不需音轉為 *o*，但轉為 *aḥ*。³ 或為了方便誦唸，或因約定俗成之故，一般都沒唸作「*namaḥ saṃghāya*」，而唸作「*namo saṃghāya*」，此句意為「禮敬僧」，引申為「歸依僧」。

梵文「*buddha*」，音譯作「佛陀」，簡稱為「佛」，義為「覺者」。*buddha* 此字源自「*budh*」，有「醒來，覺知、理解」之義，「*buddha*」為「*budh*」的完成式，意指已覺醒，已開悟之覺者。依據 Monier Williams 編著的梵文字典（*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對「*buddha*」一詞的解釋，節譯如下：佛陀是一位智者，博學多聞之士，是一位已經得到真理的完美知見而完全開悟者，因此之故，他已超脫輪迴。他在入涅槃（*nirvāna*）之前，顯示了獲得涅槃之法。⁴ 鹿野苑（*Sarnath*）為佛陀證悟之後，首度說法，初轉法輪之處。印度鹿野苑考古博物館（*Archaeological Museum Sarnath*）所藏，製作於笈多（*Gupta*）王朝（約 320-550）的石雕佛說法像，為印度現存佛像中，無與倫比的經典之作。（圖 12）

梵文「*dharma*」，漢文音譯作「達磨」，義譯為「法」，在西方語言中，沒有完全相對應於「*dharma*」的單字可用來翻譯此字，亦即找不到任何符合「*dharma*」的同義字。漢譯的「法」，其實也無法清楚表達梵文「*dharma*」之意。梵文「*dharma*」具有多種意涵，想要簡

單定義此字，是不容易之事。Monier Williams 所編著的梵文字典是部被廣泛引用的梵文字典，它提供了許多關於 dharma 這個詞的定義，例如：某種既定的法令、法律、職責、義務、權利、正義、美德、道德、倫理、宗教功德、善行……等。⁵ 然而，上述定義中的每一個詞，都無法完整表達這個詞的總體意涵。一般而言，「dharma」的意思或可解釋為「正確的生活方式」和「正確的道路」。依據印順導師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發展》：「法，達磨（dharma），是眾生的歸依處，是佛引導人類趣向的理想與目標。自覺自證的內容，不是一般所能說明的、思辯的，而要從實行中去體現的。爲了化導眾生，不能沒有名字，釋尊就用印度固有的術語——達磨來代表。」⁶ 另外，他在《佛法概論》一書中，對三寶中的「法」，又解釋爲：「宇宙人生的真理，道德的規律，爲佛弟子究竟的歸宿。」⁷

梵文「saṃgha」，漢文音譯作「僧伽」，簡稱爲「僧」，其原意是「衆多」或「組合」。佛教主要使用這個詞來稱呼那些如實奉行佛法的出家衆團體，即比丘與比丘尼團體。（圖 13）

從巴利文三歸依文來談「歸依」和「禮敬」

單從梵文的「三歸依文」文句，似乎不容易理解何以佛、法、僧爲佛教三寶？也未能理解三寶與自身的關係。以下將比對長久以來傳頌至今，載於巴利佛典五部尼科耶（Nikāya）中最短的一部 Khuddaka-Nikāya（小部）的三歸依文，以及漢譯經典中，與之相關經文，對三歸依文，試說其義。巴利文三歸依文經句如下：

बुद्धं सरणं गच्छामि।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圖13 齊聚於佛出生地，今尼泊爾藍毘尼（Lumbini）的四位比丘。作者攝於2004年

我走向佛陀，以其爲庇護所，以尋求庇護 / 歸依。

धम्मं सरणं गच्छामि।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我走向法，以其爲避難所，以尋求庇護 / 歸依。

सङ्घं सरणं गच्छामि।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我走向僧伽，以其爲避難所，以尋求庇護 / 歸依。

文中的「saraṇaṃ」，有「避難、保護、救護、庇護所」之義，在「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一句中，與 buddhaṃ（佛）同爲直接受格，故可將 buddhaṃ 與 saraṇaṃ 視爲同位語。因此，佛便即是庇護所。「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中的 gacchāmi 爲動詞「gam」（走、去向）的第一人稱動詞。整句的意思是：我走向佛陀，以其爲庇護所，以尋求庇護、歸依。其他二句之文法與第一句相同，意即第二句中的 Dhammaṃ 與第三句中的 Saṅghaṃ 皆爲直接受格，與 saraṇaṃ 爲同位格，故皆可作爲眾生的庇護所，而讓人因走向三寶而得到安穩與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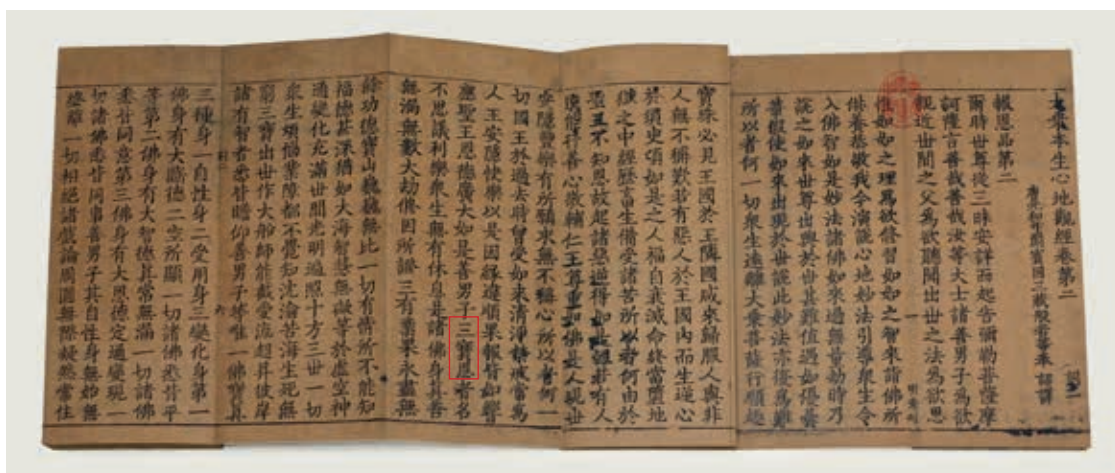


圖15 宋刊思溪藏經本《大乘生心地觀經》卷第二〈報恩品第二〉中有關「三寶恩」之經文段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宋刊思溪藏經本《大乘生心地觀經》木盒與外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三歸依」亦寫作「三皈依」，其梵文為：त्रिसारण (trīśaraṇa)；巴利文為：tisaraṇa。對於身處生死大海，想要擺脫輪迴之苦的佛教徒而言，佛陀、佛法和僧伽是三個他們能請求救護，獲得依靠的對象和地方，因此要走向佛陀，信奉佛所說教義，並以修持佛法的僧團為其庇護所，而親近僧團。他們把佛陀、佛法和僧伽作為保護者、指導者，被視為是可讓人從痛苦煩惱中得到救助的寶。上述流傳久遠的巴利三歸依文中的gacchāmi (走向、走去)，意即走向佛、法、僧三寶以求依託救濟。對於能作為救助的庇護對象，那當然要禮敬膜拜了，因此巴利三皈依

文中的gacchāmi也就從去向、歸依，而變成梵文中的namo，禮敬、頂禮了。

傳頌流傳至今的上座部(Theravāda)佛教的巴利歸依文，於歸依時，須重覆唱誦三次，即誦第一遍之後，要再次(Tudiyampi)，三次(Tatīyampi)唱誦如下：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utiyampi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utiyamp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utiyampi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Tatīyampi budd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Tatīyampi dham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Tatīyampi saṅgh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與「三歸依文」相關的漢譯佛典

為什麼要歸依佛、法、僧三寶呢？因為佛教三寶對眾生有很大的恩德與助益，所以要歸依。以下引用唐德宗貞元六年(790)闍賓三藏



圖16 宋刊思溪藏經本《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二〈報恩品第二〉中有關三種「真福田僧」之經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般若所譯的《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的經文（圖14）說明佛、法、僧為什麼被稱為「寶」？院藏宋刊思溪藏經本《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卷第二〈報恩品第二〉曾記載五百長者請問佛：「不知以何義故，說佛法僧得名為寶？」佛陀的回答，簡言之：「佛法僧寶具足無量神通變化，利樂有情暫無休息。以是義故，諸佛法僧說名為寶。」

接著該經又詳說「三寶恩」，即三寶對眾生的恩澤：「佛寶，有如是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利樂眾生廣大恩德。」（圖15）其恩德在於佛陀以其慈悲智慧說法度化利樂眾生。而佛所說的法，其恩澤則可歸納如下：法寶能照癡闇眾生，能救貧乏眾生、能與眾生喜樂、聽聞正法得生天、能渡生死海到彼岸、能除三毒煩惱賊、能覆蓋無慚諸眾生、能破四魔證菩提、割斷生死離繫縛、運載眾生出火宅、能照三塗黑闇處、能鎮國界摧怨敵、善誘眾生達寶所。因此之故，經中說：「三世如來所說妙法，有如是等難思議事，是名法寶不思議恩。」

至於「僧寶」，《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將僧眾分為三種「真福田僧」：「文殊師利及彌

勒等，是菩薩僧；如舍利弗、目犍連等，是聲聞僧；若有成就別解脫戒真善凡夫，乃至具足一切正見，能廣為他演說開示眾聖道法利樂眾生，名凡夫僧；雖未能得無漏戒定及慧解脫，而供養者獲無量福。如是三種名真福田僧。」此外，還有一類僧人名「福田僧」：「於佛舍利及佛形像，并諸法僧聖所制戒深生敬信，自無邪見令他亦然，能宣正法讚歎一乘，深信因果常發善願，隨其過犯悔除業障。」（圖16）亦即具足正見，戒行清淨的僧伽，除可作為眾生的典範，亦能廣為開演正法利樂眾生。

幾部著名的漢譯經、論中，都有與歸依三寶相關的偈頌，例如：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所譯《大智度論》、大周于闐三藏實叉難陀所譯《大乘起信論》，以及六十卷本與八十卷本《華嚴經》之〈淨行品〉。其中《大智度論》卷首之偈頌對佛、法、僧三寶有精闢的詮釋：

智度大道佛善來，智度大海佛窮底，
智度相義佛無礙，稽首智度無等佛。
有無二見滅無餘，諸法實相佛所說，
常住不壞淨煩惱，稽首佛所尊重法。
聖眾大海行福田，學無學人以莊嚴，



圖 18 宋淳化間杭州龍興寺刻後代修補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一〈世主妙嚴品〉經文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7 臺灣新北市三峽區西蓮淨苑《佛門必備課誦本》中的三歸依文 作者攝

後有愛種永已盡，我所既減根已除；
已捨世間諸事業，種種功德所住處，
一切眾中最為上，稽首真淨大德僧。

其經文之義是說：之所以要稽首頂禮佛，那是因為佛以其窮底無礙之智，度化眾生；而所謂的「法」即佛所說的「諸法實相」，是可以「淨煩惱」，利益眾生；而「僧」是因其為「真淨大德」是「一切眾中最為上」的「聖僧」，故應「稽首」。而《大乘起信論》卷首的三寶禮敬文，對於要歸依禮敬的僧，更加補充說明，

是指：「無邊德藏僧，勤求正覺者。」即有德行，並勇猛精進努力於解脫開悟的僧人。

現存漢譯佛經中，並未有與上述梵文及巴利文三歸依文完全相同的文句。但在一些歷代僧人的論著中，可見相似之三歸依文，例如唐代長安弘法寺沙門釋玄奘所纂《毗尼討要》卷三：「第二受之方法，並發戒時，節者行者至一出家五眾前，具修威儀，受智度論云：『我某甲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三說）。」一個正信的佛教徒必行三歸依，漢傳佛教在漢化過程中，發展出適應漢地的儀軌文，以現今臺灣佛教寺院為例，如臺中華雨精舍的三歸依文：

我弟子（法名或本名），今依^上印^下順法師，為皈依本師。盡形壽，皈依佛。盡形壽，皈依法。盡形壽，皈依僧。願大德憶持，慈悲護念，我是優婆塞／夷（近事男／女），從今日乃至命終，護生。（三稱三拜）皈依佛竟，皈依法竟，皈依僧竟。（三稱三拜）

印順導師曾於民國八十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對此三歸依文作了開示，筆者根據當時所作筆記，



恭錄如下：

「歸依」是歸依三寶，而不是歸依師父，師父只是個歸依的證人。「歸依三寶」的意思是：佛的智慧、修行、功德是最完滿的，可作為我們的導師，努力的目標，所以要歸依佛。佛為眾生所講述種種正確生活的道理，即為「法」。法最重要，佛陀指示我們的「道」，要自己去走才可以。歸依、信佛，並不是說，佛、菩薩就一定會處處保佑你，你就有保障了。「學佛」是要靠自己去實行、去走，只要老老實實在生活中，按照佛所指示的「法」去做，慢慢地，你的一切修行就會不斷地提昇。至於「僧」，不是光指男性出家眾，而是指僧團，其中有男性出家人（比丘），也有女性出家人（比丘尼）。因為佛入滅後，佛法大都由出家的僧團來維持、傳播，因此我們要敬重「僧」。

一旦歸依三寶，就要從現在開始，直至命終為止（此即「盡形壽」之意），把

護持佛法，作為自己的責任，每天要自我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否合乎佛法。歸依文中的「護生」，指的就是愛護生命，愛護自己、親友，乃至眾生之生命。也就是對眾生要有慈悲心、菩提心，別人有困難、痛苦，就幫其離苦，看眾生快樂，自己也就快樂。

現今臺灣寺院早晚課誦本中的三歸依文（以新北市三峽區西蓮淨苑為例）：「自歸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自歸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自歸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圖 17）這段三歸依文很可能出自東晉（317-420）佛跋陀羅所譯，六十卷本《華嚴經》卷六的〈淨行品〉：「自歸於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意；自歸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自歸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其與課誦本中三歸依文不同之處在於，〈淨行品〉中的「發無上意」，在早晚課誦本中的儀軌文改為「發無上心」。⁸

《華嚴經》的譯本有二，六十卷本和八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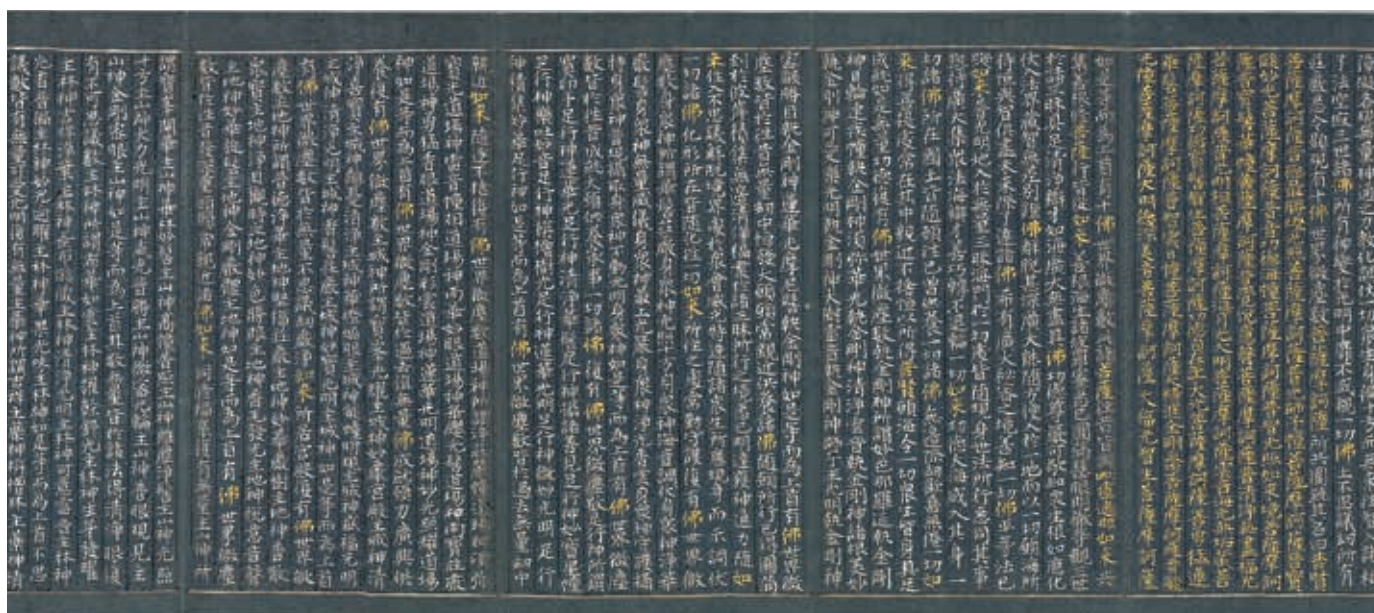


圖19 元釋溥光泥金寫袖珍本(縱10.5,橫6公分)《大方廣佛華嚴經》經首經文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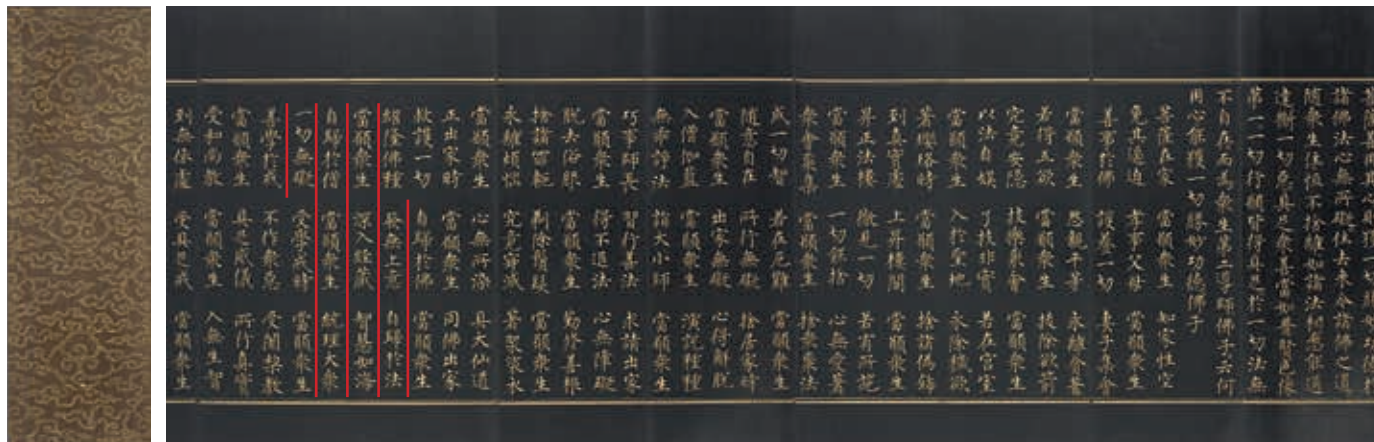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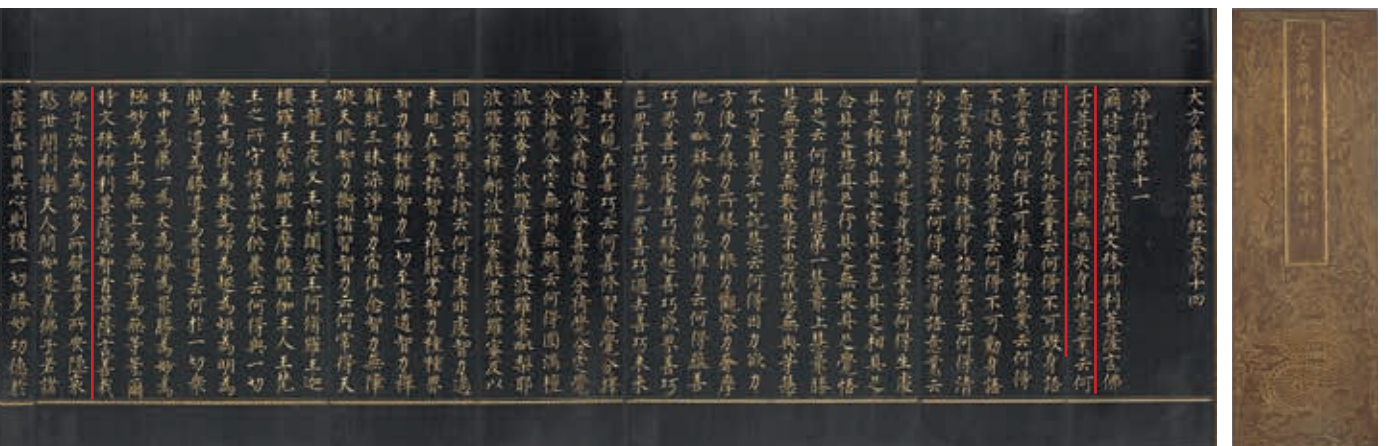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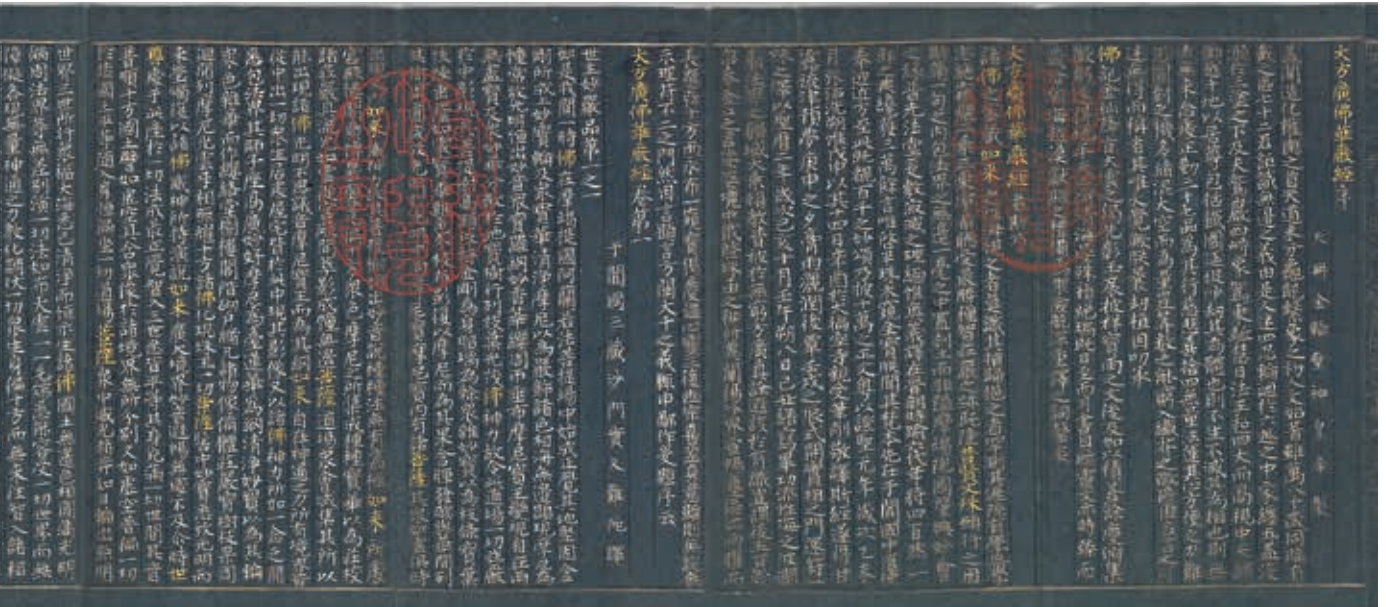


圖20 明弘治十六年鈔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本〈淨行品〉經文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本，以八十卷本較為流通廣遠，院藏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都是唐代實又難陀所譯的八十卷本，如宋淳化間(990-994)杭州龍興寺刻後代修補本，版式大方，顏體精刻(圖18)；元釋溥光泥金寫袖珍本(縱10.5,橫6公分)，前有武則天(624-708)所作「天冊金輪聖神皇帝序」，蠅頭小楷，靜穆端整(圖19)；明弘治十六年(1503)的泥金寫本，經首有御製讚

牌，圖20所示為卷第十四的〈淨行品〉經文局部，字體秀美靈和，是宮廷精抄本。這些抄刻深受皇室喜愛，可見八十卷本《華嚴經》的普及。

若比對六十卷本《華嚴經》卷六的〈淨行品〉：「自歸於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意」與八十卷本《華嚴經》卷十四的〈淨行品〉：「自歸於佛，當願眾生：紹隆佛種，發



無上意」。其差異只在於「體解大道」與「紹隆佛種」，此二句的大意是一致的，因為若能「體解大道」，那便能「紹隆佛種」，弘揚佛法了。院藏宋淳化間杭州龍興寺刻後代修補本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雖為後代修補本，然卷首扉畫之後仍保留了最早刻時的題記：「東京天壽寺沙門懷湛發心書，當州講華嚴大疏沙門從朗校勘，當州菩薩戒弟子周承展、徐承潤、

黃文質、盛從宴、徐延福、徐延德、丁紹昌勸募雕版」。卷首題記除了彰顯北宋時期刻佛經的嚴謹外，其參與者眾，也透露出《大方廣佛華嚴經》在北宋時期的廣泛流通。卷第一〈世主妙嚴品〉之顏體書風（見圖 18）迥異於卷第十四的〈淨行品〉（圖 21），這顯示卷第十四〈淨行品〉的經文乃後代修補刊印。

從目前臺灣佛寺院所流通早晚課中的三歸



圖21 宋淳化間杭州龍興寺刻後代修補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本〈淨行品〉經文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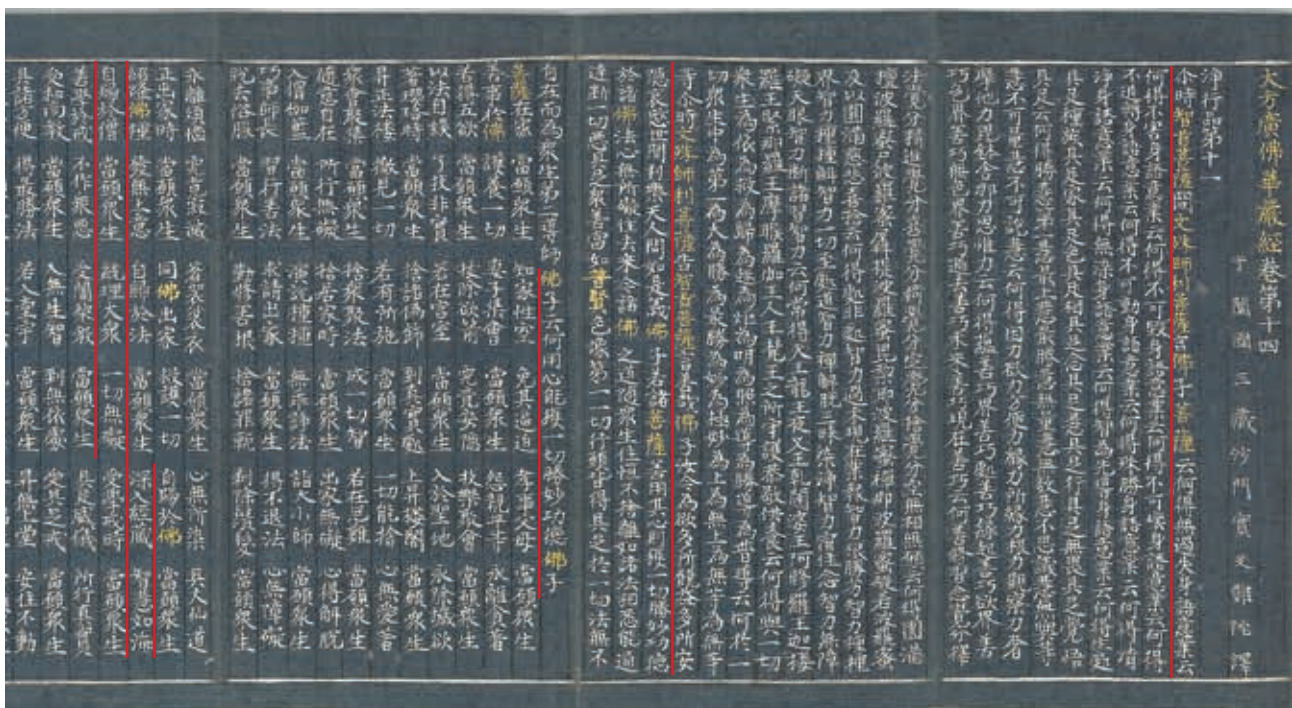


圖22 元釋溥光泥金寫袖珍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卷本〈淨行品〉經文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依文，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雖然《華嚴經》在中土的傳播，以八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最受歡迎，但現行的歸依皈文，卻與一千六百年前所譯的六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的偈頌相近。這是否意味著漢傳佛寺所流通的早晚課誦本，其中的三歸依文可能源

自東晉時期，依據六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的經文而撰寫，代代相傳，並不受到譯於唐代並廣為流通之八十卷本的影響？

因此，若要正確了解現行的三歸依文的意義，那就須先了解六十卷本《華嚴經》〈淨行品〉經文的內容，其中三歸依最大的特色在於自歸

今時智首菩薩問文殊師利菩薩言佛
子菩薩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云何
得不害身語意業云何得不可毀身語
意業云何得不可壞身語意業云何得
不退轉身語意業云何得不可動身語
意業云何得殊勝身語意業云何得清
淨身語意業云何得無染身語意業云
何得智為先導身語意業云何得生處
具足種種具足家具足色具足相具足
念具足慧具足行具足無畏具足覺悟
具足云何得勝慧第一慧故上慧最勝
慧無量慧無數慧不思議慧無與等慧
不可量慧不可說慧云何得因力欲力
方便力緣力所緣力極力觀察力摩
他力財力舍那力忍力力云何得慈善
巧界善巧慶善巧緣起善巧欲界善巧
色界善巧無色界善巧過去善巧未來
善巧現在善巧云何善修習念覺分擇
法覺分精進覺分善覺分病覺分定覺
分捨覺分空無相無願云何得圓滿種
波羅蜜尸波羅蜜屍提波羅蜜毗梨耶
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及以
圓滿慈惠善捨云何得度非度智力過
未現在業報智力摧勝劣智力種種界
智力種種解智力一切至愛道智力禪
解脫三昧淨淨智力宿住念智力無障
礙天眼智力斷諸習智力云何常得天
王龍王夜叉王乾闥婆王阿修羅王迦
樓羅王緊那羅王摩睺羅伽王人王梵
王之所守護恭敬供養云何得與一切
衆生為依為救為歸為趣為炬為明為
照為導為勝導為普道云何於一切衆
生中為第一為大為勝為最勝為妙為
極妙為上為無上為無等為無等等
時文殊師利菩薩告智首菩薩言善哉
佛子汝今為欲多所饒益多所安隱哀
愍世間樂天人問如是義佛子若諸

依佛、法、僧時，也同時要關照到其他眾生。經文的緣起與旨趣是智首菩薩以「佛子！云何菩薩不染身、口、意業？不害身、口、意業？」的提問開始，問文殊師利菩薩一連串與菩薩修行有關的問題。圖 22 所示為院藏文釋溥光泥金寫袖珍本，八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經文：「佛子！菩薩云何得無過失身、語、意業？云何得不害身、語、意業？」其文句與六十卷本《華嚴經》〈淨行品〉的經文，其經義相同，但所用詞句有些微之出入。六十卷本中的經文，在智首菩薩的提問之後，緊接著便是文殊師利菩薩以大篇幅的偈頌，為其講說「佛子！何等身、口、意業能得一切勝妙功德？」（八十卷本的相關經文為：「佛子！云何用心能獲一切勝妙功德？」）其中說到了菩薩對三歸依的身、口、意業，因為菩薩以利樂眾生為其大心，因而在自歸依佛、法、僧的同時，其身、口、意也都要同時關照到其他眾生，祈願所有眾生皆能體解大道，發無上意；深入經藏，智慧如海；統理大眾，一切無礙。圖 20 所示為院藏明弘治十六年的泥金寫本，八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淨行品〉中，與三歸依相關之經文：「自歸於佛，當願眾生：紹隆佛種，

發無上意。自歸於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自歸於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這樣的三歸依文，比起梵文及巴利文原本的歸依文，已不是只自求得到庇護，更是要發無量大願，具有祈求眾生都能解脫的大乘情懷了。



故宮頻道 (NPM YouTube) 中將建置「107年 教展輔助導覽影片」類別，本文影片名稱為〈龍藏經上經板的梵文「三歸依文」解說〉。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

註釋

1. Debala Mitra, *Buddhist Monuments* (Calcutta: Sahitya Samsad, 1980), 96-97.
2. Debala Mitra, *Buddhist Monuments*, 26.
3. 以上音譯轉寫，感謝法鼓文理學院校長，釋惠敏法師的校正指導。
4. Monier Williams,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1987), 733.
5. Monier Williams,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510.
6.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發展》（臺北：正聞出版社，民國 78 年），頁 234。
7. 釋印順，《佛法概論》（臺北：正聞出版社，民國 81 年），頁 191。
8. 曹郁美，〈如何讀〈淨行品〉？〉，《有緣人》，254 期（2017.12），頁 53。